

新演劇叢書創作之四

軍民一家

顏一煙·王一家合作
顏一煙執筆



東北文藝工作團編
東北書店印行

新演劇叢書

創作之四

軍 民 一 家

顏一煙·王家一合作

顏一煙執筆

東北文藝工作團編

東北書店出版

軍民一家

——獨幕話劇——

顏王顏
一家一煙
執筆 合作

時：民國三十四年冬

地：東北某地

人：

徐老頭——農民，六十餘歲

徐老太婆——其妻，六十餘歲

媳婦——三十來歲

小屯子——徐老頭之孫，十二歲

民主聯軍排長

民主聯軍戰士

張勇

李明

趙占元

劉德成

隣婦

景：東北老鄉的住處，一共三間房子。

在舞台上看見的，只是左裡間和外間。

右裏間在外面，只看見一個門簾。

左裏間是徐定頭和老丈婆的住處，有炕，炕上有箱子櫃子，炕桌等物。

外間正中是通外面前門，門內左首靠牆有一鍋灶，帶風箱，此外還有一些日用的東西。

左裡間和外間用隔牆隔着，上面也掛着門簾。

幕啓：老太太正在左裡間忙忙亂亂地收拾東西，一會兒拿這個，一會兒拿那個；拿起這個轉了

，不知往哪兒放；又拿那個……又拿起幾件衣服，胡亂地往箱子裡塞……

婆（一面收拾，一面吩咐着）哎！先收什麼好呀！我簡直亂啦……哎！也摸不清是什麼隊伍！

……哎！這怎麼辦呀？……小虎子！小虎子！你的那件小棉襖呢？

虎（在右裡間）就在那兒啦！

婆（找）……那兒？是哪兒呀？你自個兒過來找吧！（又收拾別的，半天，小虎子還不出來）小虎子

！小虎子！你倒快着呀！一會兒來了就壞了！……小虎子！快着點呀！

虎（抱了一大抱鐵錘，讓他的玩意，走出右裡間，一面罵，一面說）我抱不過來啦！

婆（你快進來給我……）小虎子！

虎（仍在外面）我的……不過……我先把我的這些東西搬起來去！那些假聯軍來了什麼都搶啊！

（急往外走，到門口，正碰見徐老頭抱着一個大車輪子匆匆忙忙進來，兩個人碰個滿臉，小虎子

地裏的裏面，呼嘯呼嘯過了一地。嚴孫五個埋頭）

婆（嚇得三立立刻就念感回身見？碰了什麼嘍？（急走里裏問）一揪褲子在見這情形，立刻咳呀！你……就從縫隙見兒！（急過頭帶着拾，一件件地往小虎子裏塞）快著點吧，小祖宗！（往車推小虎子，但是徐老爺抱着個大車輪子，門口擋着出不去。他爺爺！你倒是讓一讓，叫小虎子把這些東西搬進來，呀！）

徐（側一個身子讓開，一面帶着）快著！抱不頭嘍！（小虎子急跑出，虎出去後，他急忙地抱車輪子往裏走，進不來，堵在門口）咳呀！這不來喇！

婆 咳呀！老爺子！你把個大車輪子抱進來幹什麼呀？

徐（垂纏身子，抱大車輪子進，放了一下，氣喘地擦汗）咳呀！這玩意兒真不輕！（轉向婆機密地）他們車子就要拆車！這年月一個大車，連牲口三四萬下不來（註一）這要是讓他們給抓了去，可不把我老頭子坑害嘍！

婆 那我還不知道！怎麼問你；把它搬到屋子裏來，可往哪兒藏呀？統共就這麼三間屋子，他們來了，一翻房，就見大個車輪，還有個看不見的？

徐 那你說藏在哪兒呀？

婆（想了想）埋在……裏吧！那地方他們準不翻騰！

徐 對！對！抱車輪子走，又轉回）我看這回不準抓車吧？

婆 瞎說，瞧這滿地裏的勁兒，真要是抓車現款就來不及啦！

徐 來的還不知是什麼隊伍哩！

婆 嚮！『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你快給藏了去吧！等出了事兒就晚啦。

徐 哎！真麻煩！（往出走）

婆 （追着叮囑）瞎廢寶，嚇兒！別到去跟人說！不管問，單說咱們的車沒有轆轤啊。

徐 知道！不用囑咐啦。（走出）

婆 （至門口）告訴小虎子一聲呀！

徐 （在門外）嚮！快拾掇你的去吧！

婆 （自己嘮叨）哎！那兒少操一份心也不成啊！（往左裏間走）

媳 （抱了一大抱被褥自右裏間出）媽！這些被褥怎麼辦呀？

婆 才剛不是跟你說：藏在柴火堆裡嗎？

媳 真是，忙得我都忘啦！（欲下）

婆 哎！你說虎子他爹這會兒到了吧？

媳 五六十里地啦，這會兒哪到了啊！

婆 那道上要是碰見他個，叫誰攔了去，可怎麼辦呀？！

媳 他爹臨走的時候不是說：他道熟，抄小路走，這許碰不上……

婆 （想着就是真碰上了，自己該怎麼辦？也是什麼辦法也沒有了，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唉！真不知

是哪輩子造下的孽呀！

媳 （也嘆了口氣）哎！還是先把被褥收拾起來吧！（走出）

婆 （轉回自己的屋子）……裏間，被褥收拾東西，一會兒，又嘮叨着。哎！成天作這麼個惡夢。

的，這日子可怎麼過呀！（外面「天大起雷，八項注意」歌聲自遠而近，小虎子自外面大哭奔入）

婆（急奔至左裏屋門口）怎麼啦？小虎子！

虎來啦！奶奶！來啦！（往他奶奶身上撲）

婆（推他）藏到你媽屋裡去！……這屋子也長給隊伍號上啦！

（正說着，媳婦攔徐老頭入。老頭怔怔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啦）

媳（隨進隨說）媽！來了！來了！

婆快躲進去！快！（說着，自己又轉回自己屋裏，檢查還落下什麼東西沒有）

媳小虎子！快跟我進去吧！（拉虎入右裏間）

（檢把了兩個小瓷杯，又看見桌子上還剩下一把茶壺，急急起攜在懷裏，急往外走。走出自己屋子，看見徐老頭還怔怔地在外面站着，埋怨地「唔！發什麼怔呀？怪了會子，就當是沒來啦？」）

快進屋裏去！坐下！沉住了氣！裝沒拿人兒似地！（一面把他往左裏間推）你這樣兒，他們看見

你好欺侮，就更不知要哄成什麼樣啦！

徐哎！哎！（被推入室內）

婆（自己往右裡間走，又想起什麼，轉至左裡間，叮囑）他們要是打得利害的話，就別光心疼東西

啦！多少讓他們拿去一點！身板要緊！

徐嗯！嗯！……

婆（放下門簾，往右裡間走，一面嘮唸）哎，老佛爺保佑！來的千萬可別是假聯軍呀！（走入右裏間）

(歌聲止，民主聯軍排長和戰士張勇上)

張 (直冲冲地) 是這屋吧？(就往右邊開走，剛要掀門簾，徐老頭急自左裡間出迎)
徐 這屋！長官！(驚訝地) 這屋給徐老頭請出來啦！

排 (責張) 老張！別自己(便亂走！(對徐老頭)) 老人家！對不起！來麻煩您來啦！
徐 (鞠躬，唯唯後退) 是！是！不平！那兒的話！(恭敬地掀起門簾) 長官請進！
排 對不起！對不起！(與張入左裡間)

徐 (恭敬地鞠躬隨入) 長官請坐！

排 聽前站說，在您這家裏了一間房子？

徐 (唯恭唯謹) 是！是！長官請坐！長官！

排 (和藹地) 老人家可別這樣稱呼！

張 我們都是稱呼「同志」！

徐 是！是！老總！

排 (拿出一包煙來讓徐) 老人家抽支煙吧！

徐 不敢！長官！請！

張 老人家不要客氣囉！

排 老人家請坐啊！

張 請坐！請坐！咱們不講客氣！(便按他坐下)

(徐非常不自然，刻起了一點邊兒)

(老太婆撒溜子在右裡門口偷看)

排 真是，咱們都是一家人嘛！不要客氣……老人家您騰出房子來給我們住，您家裡人都要受擠啦，

我們心裡實在過意不去！

徐 (欠身道) 哪兒的話！不敢！不敢！

張 哎！真是，你怎麼老是這麼客氣呀！(按他坐)

排 請坐！請坐！老人家真姓啊！

徐 (急又站起) 不敢！回長官的話！賤姓徐！

張 (實在不耐煩了) 哎呀！可把我急死啦！舊軍閥，官僚主義，才這樣哩！……你快坐下吧！咱們

民主聯軍不講這些酸套子！

排 真是！老人家這麼客氣，我們住在這兒，心更不安啦！快請坐！……老人家，家裡幾口人啊？

徐 (又欠身) 回長官……

張 (急按他坐，不容他說下去) 別「回」啦！有什麼話，照直說吧！

徐 哎！家裡什麼人也沒有，就我徐家頭子一個！

張 (有點不信) 啊？你一個人？

(徐正慌措不知所措) (徐正正剛在外喊「報告」)(徐老太婆急縮回頭去)

排 進來！(李明進左裡屋後，老太婆又自右裡屋出來偷聽)

李 (入，敬禮) 報告排長！連長的病好，今天天晚了，作飯來不及，叫住那家，就在那家做飯。

排 嘿！各埠都通知了嗎？

婆 (着急地向右裡間內，低聲) 哎呀！要在咱門這兒做飯哩！

李 沒存！我這就通知去！不過錢全被這兒很遠，糧食一時領不回來，叫先跟老鄉借點米做！

婆 (更急向裡間) 哎呀！這要領回來哩！虎子媽！咱們的糧食壞了嗎？看出來吧？

排 好！我知道啦！你去通知各鄉，這件事要跟老鄉好好商量！老鄉要是有什麼困難，就報告到這兒來，我們給想法子解決，誰也不准跟老鄉動態度啊！

李 是！我去通知他們去。(出，下)

● (當他走出左裡間時，老太婆急躲進右裡屋)

排 老人家！真是更想煩您啦，今天天晚了，我們連部來不及做飯，想借您這兒的東西做 做……

(老太婆又自右裡間探頭聽)

徐 哎呀！長官！您不知道：實在不是不願意您老在這兒做飯，實在是家裏沒有人……

婆 (滿意這個回答) 對！就是這麼說……

排 不，我們不麻煩您老人家！我們自己來做，您只要借給我們鍋灶就行啦！

婆 哎呀！鍋灶還沒 起來呀？！

排 柴火哩，也借您這兒的，我們先稱一稱，燒多少，我們照市價給錢……

婆 (急向右裏間) 哎呀！怎麼？人家說：燒柴火還給錢哩？

徐 哎呀！我們家真是沒有現成的柴火，就是幾根爛木頭棒子，現燒現劈……

張 (急忙說) 我劈去！老人家借給您幾斧子吧！

徐 哎呀！老總！真是不巧！斧子今兒，連個人借走啦！這早晚還沒給送回來！

張 不緊，我請他借去，再沒有，拿什麼也能嗎！

(欲下)

排 (叫住他) 張！你這怎麼們說去再派一個同志，借付借給老鄉先挑挑水吧，老人家這天歲數
啦，吃水也一定不方便！

張 是！(出) (婆急躲進)

徐 (急攔) 不要！不要！不要！不致！老總！……

排 (笑解釋) 老人家您勸他去吧！我們的主任強軍到那兒都是這樣！什麼都是自己動手，不能麻煩
老鄉……

(老太婆又出來看，這時已發展到左裡間的門口了；媳婦也開始掀開右裡間門簾偷看)

排 還有，我們到哪兒，是燒柴火給燒火錢，吃菜給菜金！

婆 (回頭向媳) 人，說吃菜也給錢哩！

徐 咳！我們這家破爛的，也沒有好茶奉敬長官……

排 咳！可別這麼說！我們也不要吃什麼好的，有點鹹菜就行了。

徐 實在是……(有點不好意思沒有)

排 (痛快地) 這麼著吧！我們連部還定的：一個人一頓飯的菜金是××錢，我們今晚上有六個同志
在您這吃飯。(算) 六個人，一個人××錢，一共是××錢。(註二) 我先交給您，您顧對着隨
便給點鹹菜吧！(拿出錢來給徐。徐怔住了，不知是接好，還是不接好……)

(婆興奮地走向媳，媳也有喜開的門簾內走出)

成！

(又拿錢)

徐 別！別！別！真是……

婆 (在裏面看官點金了) 哎！還不快答應人家！這是真聯軍！

排 要不急，你就隨便喝幾口的高粱酒，勻給我當點兒吧！

徐 哎……那酒沒有推……

排 不要緊，我們自己推……(正要盪下去)

李 (挑水上，在外間) 老人家！去往那兒倒啊？

(急急躲入右裏間)

徐 (急迎至外間) 哎呀！真是這怎麼敢當！真是！從來就是我挑水給老總吃！那兒有倒過來老總

挑水給我們吃的呀！

李 我們這年青力壯的小夥子，挑幾擔水可算什麼！幫助老人家幹點活兒，這不是應該的嗎？您快告

訴我水往那兒倒吧？

徐 哎！哎！您就捺在這兒吧！我自個來！

(李剛把水擔放下，就往左裏間去了)

(徐靈憐把水桶提起，把水倒在火缸及灶上的鍋裏)

徐 (自語) 哎！活了六七十幾歲，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事啊！當兵的給咱們老百姓幹活！

李 (悄悄探) 排長，我怎麼覺着這家老鄉像是有點兒怕咱們似的？

排 唉！就是麼！這也是因爲對咱們還不了解的原故！

婆 （輕步走出，向徐低語）這一定是真驍軍，我看快答應人家吧！

徐 哎！可是，哎！這個驍兒怎麼能回轉呢？

婆 想個法子嗎？

（二人想，一面聽裏面談話）

排 （向李明）你告訴你們班長：叫派兩個公差，借老鄉的高梁，推出咱們今兒晚上吃的米來！

李 是！

婆 （在裏面）聽！人家要自己推米去哩！快攔着點吧！

徐 哎！怎麼對？跟人家說什麼呀？哎！怎麼好意思再說咱們家有米哩？！

李 沒別的事了！

排 聽！你先去！

（婆聳人，李出裏屋）

徐 哎！真！叫您受累啦！

李 嚙！這桶桶水算什麼哩！您坐着！我還有點事！咱們回頭再嘮！（自外屋門出）

徐 （看他走後，想了想，忽想出一個辦法，掀開左裏屋門簾，不好意思地向排長）哎！您先別叫弟

兄們推啦！我出去給借點米來吧！（欲下）

排 （急出屋簾）不！我們人多，又都有力氣，這幾升米，一會兒就推出來啦！天這麼晚了，您老人

家出去也不好走！再說也不準能借的着！

徐 哎！我在這兒土生土長的，那兒還有什麼三從四德！那兒還借不借，醋米來？您坐着（欲下）
排 （又唱）哎！天黑啦！道不好走！

徐 不吃飯！這麼大個地方，我閉着眼睛也走不錯！您請屋裏坐着！不陪您了！（請排長進左裏屋後，自己往外走）

（排抱着一大升米自右裏間迎出）

婆 （悄向徐）你瞧這些米够不够呀？

排 再多下五斗吧！（指內）走了遠道啦！

婆 （一面把那升米往鍋台上放，一面說）對！「人是鐵，飯是鋼！」吃得飽飽的，人家好打仗！（入右室）

徐 哎！快叫老總們別推啦！（走出去，在外喊）老總！老總！不用推啦，我給你們借米去！

李 （在外）報告！

排 進來！

李 （進左裏間）怎麼？老鄉說：米不用推啦？

排 嘿！老鄉說給咱們借去！

（老大婆抱一盆米出，舀水洗米）（她抱柴火自外入，婆指示她燒火作飯）

李 老 給借去？

排 哎！真是！天黑道不好走，老人家這麼大年紀，還跑出去給咱們借米……

李 嘿！老鄉對咱們真是太好了！明兒個更要多揍死他媽的幾個反動派！

（排長從掛包裏拿出紙筆來寫封條）

排 來！幫助我給封上！

（排長和排副在箱子、櫃子、抽屜等處貼封條）（婆走到門邊，撇撇着）

婆 （向她）彪子媽！快過來瞧！這是幹什麼呀？怎麼都給封起來了？

媳 （也過來看）哎呀！真的！這是幹什麼呀？

排 （又拿幾張向媳）你把他寫賬本去，分給一班班長，叫他們也照這樣，把老鄉家裏的箱子什麼的，都給封上！（李接過，答：「是」！）

婆 （急向她）哎呀！怎麼家家都要給封起來呀？這到底是要幹什麼啊！

媳 真是！真是些沒見過的事！

排 告訴他們誰也不准動老鄉一點兒東西！違犯的一定嚴厲處分！

婆 噢！……

李 是（欲下）

排 還有！走的時候，當着老鄉的面打開封條，請老鄉們查看查看少東西沒有！（又寫）

李 是！

婆 （恍然大悟）哎呀！寫了半天，人家是怕弟兄們翻咱們的東西，給封上的呀！哎呀！打開天關地，頭一回見這樣的隊伍呀！

媳 真是！人家看咱們的東西，比咱自己還下心理！

婆 飯作上啦？

媳 作上啦！

婆 那妳快進去拾些茶吧！

媳 噢！（向裏圍走）

婆 多弄幾種呢啊！（娘應下）

排 （寫完，在掌上寫字）

李 是！（封海，圍圍）

（李封海，圍圍，李裡問）

婆 （隨進隨說）咳！開了歸齊，你這「高聯軍」呀！咳！真是對不住你們啦！

李排 （都不明白這話從何說起）「高聯軍」？

婆 咳！你們不知道我們叫那「高聯軍」可給遭罪苦啦！

李排 噢！

婆 噢！假高軍，就是那股子「邪禍派」；他們竟冒充聯軍，繞處禍害人！唉！他們到誰家，誰家就

算遭了殃呀！又是燒吃，又是要錢，見什麼，搶什麼，媳孀，媳孀的，簡直就不敢露面呀！

李排 啊！他們是冒充高軍！

婆 可不是！咳！今日屯長，一表說陰債要房子，我們也摸不清是什麼隊伍，簡直把魂都快嚇掉啦！

李排 老大娘！往後聯軍來了，你們不用怕。我們民主聯軍，就是給老百姓辦事情的！唉！我還有點兒

事，回頭再來給您嘮！（拿封條下）

婆對！回頭來喝茶，（向排）唉！叫這同志說的哩！我們誰怕聯軍呀！我們怕的就是那些中央胡子！他們冒充你們聯軍，亂禍害人！哎！我們怕的是那些假聯軍！

排 哪！

（張勇抱一抱男好的柴火上）

張 老人家，柴火夠了！咱們先燒上水吧！

婆 唉！這怎麼說的哩！叫同志們自個兒劈柴火！哎！真是對不住！我們有的是現成的柴火，水也早給燒上啦！（向排長）哎，真是！早知道是你們，這會兒營養飯都吃完啦！（向右裏屋喊）小虎子！給同志們沏壺茶來呀！

張 別張謔啦！我們不渴！老大娘！這些柴火給您攔至那兒啊？

婆 哎！瞧！我竟賴了說話啦！人家同志還在這兒抱着哪！（一面從張勇手中接柴一面向屋喊）小虎子！快來把柴火接過去！……小虎子！過來，來呀！不用怕！來的是真聯軍！是「道德派」！

（小虎子自右屋出，接柴火就要走）

張 （摸摸他的頭，親切地）小弟弟！幾歲啦？

虎 十二歲！（把柴火放在灶火旁邊，塞了幾根到灶眼裏，又跑入右室）

（她在外間做飯）

婆 （望着虎，憐愛地）唉！這孩子叫那些中央胡子給吓唬壞了啊！哎！別說孩子啦，就是大人，一聽說「隊伍」要來，都吓的不知往那兒躲才好哩！

排 老大娘！我們到這兒來，真是麻煩您了！

婆（急）哎呀！好同志哪！您可千萬別多心！我說的可不是你們！你們是「仁義軍」，我們勝還勝不來哩。哎！我剛沒說嗎？我們怕的是那些中央胡子！

排 不過，我們實在太麻煩您啦！不用說別的，您看，我們這一來，就把你們擠了出去，今兒要弄得你們連覺都睡不好啦！

婆 哎！同志！你這麼說話，可就顯得遠啦！你聽我說：「軍人到處爲家」，你們出來打仗，還能背着房子走？不要說你們還是爲咱們老百姓除禍害的哩！就是我們吧，我要是出遠門，走到你們那兒，天晚了，要借間房子住，你們家里老太太能說不借？

排 哎！真是，老太太……（未及說下去，小虎子端茶壺由右室進入左室）

婆（向虎）飯熟了，就叫你媽給端過來吧！告訴她說：過來不要緊，這是「仁義軍」！

虎 嗯！（往外屋走）

排 作飯？老人家不是借米去，還沒有回來嗎？

婆（不好意思地笑，給他們倒茶）哎！先喝口茶，聽我慢慢給你說。（向張勇）同志！你來一碗！

張 您歇着吧！我自己倒。（倒，喝）

虎（向媳）媽！奶奶說飯熟了就給端過去，說是「仁義軍」，你過去不要緊！

媳 嘿！知道啦！（小虎子就蹲在他媽旁邊看作菜）

婆 哎！真是的！同志們！才剛真是對不住同志們哪！好東西沒有吧！家常吃的高粱米，怎麼着也還有個幾升！可是，哎！你們來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哎！哪兒敢說有啊！

排 哎！我剛才就是尋思着：怎麼家裏能一點米也沒有啊？別是我們同志態度不好，得罪了老人家了

吧！

婆 哎呀！同志，你說這個話，可就更罵我們添罪過了呀。

（徐老頭提了一壺酒，一小包熟肉自外歸）

虎 爺爺！你回來啦？買了什麼啦？

婆 哎呀！他爺爺回來啦，我瞧瞧飯去，八成兒也快熟了。

（走至外屋看飯）

徐 （入左裏間）同志們！才剛實在是對不住你們啦，哎呀！早不知道是你們呀！……來！來！鄉下沒

有什麼好的！我打了壺酒，切了半斤熟肉，咱們喝個兩盅！（倒酒）

排 不！我不會喝酒！

徐 （又給張重斟酒）來！同志！喝酒！

張 我也不會喝酒！

徐 A！（一板正經地）同志！你們這常跟我客氣！你當我不知道？當兵的還有個不會喝酒的嗎？

來！喝盅！別講客套！

排 我不會喝酒！

徐 您真不償這個殼呀？

張 （急解釋）哎呀！不是！人家，別生氣，您聽我說：我們民主聯軍，走到那兒都是吃飯給糧票，

吃菜給菜金，此外真不准隨便吃老鄉的東西……

徐 （想了想）哎呀！那你們就兩個個，喝這一回好不好？

家還說：明早清就都給搬走哩！

徐 (更急了) 啊？那不是要抄咱們的家麼？(着急想不出辦法) 哎呀！這個關可是難過呢，……怎麼跟人家說呢！

婆 是啊！「人心換人心」！人家待咱們心好，咱們也得拿出點兒好心來才是啊！

徐 是啊！……(尋思，不大相信地自語) 民主職軍？查封老百姓的東西？還要給抄家？……

婆 你自個兒又胡叨咕什麼呢？叨咕了半天，事情就當是過去啦？

徐 (急) 那你說怎麼辦呢？

婆 快去給人家賠個不是去吧！

徐 (着急) 哎，這還拿什麼贖見人家呢？誰都有個良心，這讓人家說咱們……

婆 (不覺笑了出來) 哈哈！聽急成這個樣子！快進去陪人家喝茶去吧！……人家那是不叫人家自己人來亂翻騰咱們的東西！才給貼上封條的？

徐 真的？

婆 可不是真的！人家還說：走的時候，當着咱們的面兒揭封條，讓咱們查看查看少東西沒有哩！

徐 哎！真是！虧人家怎麼想出的這些法子！……

婆 哎！民主職軍是遵照咱們老百姓，我真真把心都快挖出來啦！

徐 (感激地) 說人家是「道德」——「仁義軍」真是一點也不假啊！(說着往左裏屋走)

婆 對啦，我還告訴你：人家職軍從來就不翻老百姓的東西，你那個大車轆轆啊：還在糞裏頭鏟着

哪！哈哈！(笑着走到灶邊盛飯菜)

徐（停住，回身說）我就琢磨着：民主聯軍不是這樣的人嘛！——就是前翻出車轆轉來，也不能——

這可就封東西抄家呀，（二人笑）（徐笑着走進左裏間，問）長）咳！同志！慢待！慢待！

掛 那有的話……，喝茶。

徐 同志！不瞞你說，早先我聽人家說：民主聯軍怎麼怎麼好，我就是不信，我老是尋思着：當兵的

還有個好的？

（這時婆婆端飯菜走進左裏間）

婆（隨進隨接着說）咳，人當說「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嘛！（擺好飯菜）

張 老大娘，那是舊軍隊說的話，咱們可不是那樣，咱們說「好男要當兵保衛自己的家鄉」哩！

徐 真是，我親眼看見你們，這才好啦，你們真是好，不打人，不罵人，說話那麼和氣……

婆（接着搶說）咳！斯斯文文地，簡直像個大姑娘哩！（衆人歡笑）

（她端菜入，放在炕桌上後，向婆耳語，婆點頭，她出自外門下）

婆 同志！沒什麼好菜，隨便吃吧！我們沒把你們當客看待，你們可是也別裝客啊——到這兒啦

就跟到自己家裡一樣！

張 可不就是到了自己家了嗎！您看，我們這樣，還像個作客的！哈哈（衆歡笑）

婆（親切地摸他們身上）你們穿着這大棉襖倒不冷啊？——還繫着皮帶這就更暖和啦，啊？

張 對啦！不冷！——老大娘！您也請上來一塊兒吃吧！

婆（摸他們的行李，又摸摸炕）不！不！我待會兒！——看你們的行李都怪單薄的，我再拿個上

把柴火，把炕給你們燒得熱呼呼的！

排（急攔）不用啦！老大媽！我們不冷！這炕不是挺熱麼？

婆 哎！你們興風風雪，東奔西跑的，辛苦啦！睡個熱炕，解乏！——哎，現成的柴，麼！（還走出，在外屋燒火燒水）

排 哎！真是老人家真……

徐 哎！現成的柴火，不費什麼事。

虎（小虎子端了碗茶進來，放下後，就倚在張勇身旁，摸索他的槍，張勇親切地和他玩）
同志！這個怎麼管喚？

張（指點着比着）一拉大栓，這更頭頂上子彈，這麼一擡火，子彈就從這兒出來了。

虎 哈！好極啦！你打那兒弄來的？

張 你猜！

虎 是你自個兒買的？

張 哈哈！我告訴你吧！我們的槍，都是從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手裏搶來的！

徐 啊？你說的槍都是從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手裏搶來的？

排 是啊！我們就是從敵人的槍口上搶來的！我們自己啊！

徐 怎麼？那些年，你們打日本鬼子，國家豈不要給你們槍？

排 可不是，我們在敵後堅持抗戰八年，那個國民政府就沒發給我們一槍一彈，——不信您看（拿出他的槍來）我這支「王八盒子」，就是打日本鬼子手裏奪來的，……

張 噯！我這樣才好哩！是美國造！你們看，這上頭還有洋文哩！

徐 美國造？你們還跟美國人打過仗？

張 沒有，我這支槍，就是從回春××打國民黨反動派來的，……你們聽聽：國民黨反動派來打，他們東北老百姓，可是對目的反動派幫他們槍砲子彈，你們說美國反動派可恨不可恨？

徐 可恨！可恨！

虎 告訴美國反動派！……幫他這槍砲給：刮國民黨「飯桶派」來打咱們！

排 對啦，咱們就是這樣告訴他們的呀！

張 小弟弟！你長大了幹什麼？

虎 (神氣地) 當將軍，打那些「飯桶派」，用手比着作打槍姿勢)「叭！飯桶派！」「王八旦！」(眾人融洽地笑)

(老太婆已蒸好灶，這時又端了一碗湯進來)

婆 噯！還提那些「飯桶派」哩，(指虎)他表着誓打濟陽頭來沒幾天，他說那個國民黨「飯桶派」在那兒禍害老百姓，就跟小鼻子一樣！他們都說：「呸！剛打日本鬼子的火坑裏跳出來，

又掉到國民黨「飯桶派」的火坑裏啦！」

張 所以咱們一定要打倒反動派才能過太平日子！

(看了他們一會)同志，怎麼？你們也是打仗的呀？

(都覺得很奇怪)噢，我們就是打仗的啊！

張排 婆

你們……

張 排
怎麼？

婆 哎！你們這麼和氣！這麼斯頤！一點也不兇，還能打死人？

排 （這才明白，不覺大笑）我們對自己同胞最和氣，可是，我們對敵人最兇！您明白不明白？

排 您看，我們這不就是圍打××回來？我們才××人，沒打××天，消滅了敵人×××，俘虜了×

××，繳獲了×××，你們看兇不兇？（註四）

婆 （驚歎）唉！你們簡直是救世救人的活菩薩呀！

徐 哎！咱們的鐵軍又能打仗，又對老百姓這麼好，這樣的好隊伍，真是打着燈籠也沒處找去啊！

（衆笑）

（忽聽外面吵嚷聲）

排 外頭吵什麼？

張 我看看去！

虎 同志！我跟你一塊兒去！（同下）

婆 別淘氣啊！

徐 同志！你們這是往那兒開呀？

排 我們是聽上級的命令，現在還不清楚。

婆 那你們在這兒，得住上些日子吧？

排 不！我們就是今天打擾你們一晚上，明天就開走。

婆 明天就走！

徐 明天就走？那可不能！多住上幾天吧！

婆 同志！你們明天不能走！多住上些日子吧！怎麼着也讓我們脫脫衣裳，睡上幾晚上安生覺啊！

徐 同志！你可不知道；我們天天睡覺都不敢脫衣裳，聽見狗叫就往外跑！生怕壞人來！

婆 哎！隨便什麼時候進來，就能把你點東西走！你說，你們要是走了，我們的日子可怎麼過呀？

排 哎！真是！我們一定替鄉親們除掉禍害！

婆 那我們可就燒了高香啦！（剛要說下去）

（張勇領鄉婦上）

張 報告！

排 進來！

張 （與鄉人，向鄉）老鄉，這是我們排長，你有什麼話跟他說吧！

排 老鄉，請坐，有什麼話說吧！

鄉 （怕）我……我……長官！我沒什麼話！

排 老鄉！有甚麼話儘管說，不要怕！我們民主聯軍就是給老鄉們辦事情的！

鄉 不！長官！真沒有什麼話，就是……

婆 噲！他二孀子！你怕什麼呀？這是真聯軍！人家可和氣哩！

鄉 （悄聲）那敢說嗎？……那些槍的，都惡着哩！「不打不出手，不罵不張口！」摸不准一槍還

許給斃了——呀！還是忍着點吧！

婆 你說的那是中央胡子！

徐 對啦，這是真聯軍！是咱們自己的隊伍！是給咱們老百姓辦事情的！誰欺侮了你！你快說吧！

鄰 那……那敢說嗎？

徐 敢說！跟咱們自己的隊伍，說什麼話都不怕！

鄰 那……那……（轉向排）長官……

排 是不是我們隊伍上的人作了錯事啦？

鄰 嘿！咳；隊伍上的人都挺好！

排 老鄉！不要怕！你快跟我們說吧！我們隊伍上的人，不管是誰，犯了錯誤，一定要受處分的！

婆 （拉她一下，悄聲）聽見沒有？……快說吧！

鄰 咳……咳……（猶豫許久，最後才說出）咳，有幾個老總到我們家裏住，還要在我們家作

飯，還要我們的米，我說沒有，一個老總就……

婆 （被斷斷的話，驚喜說）咳！別這麼「老總」「老總」的！人家聯軍不叫「老總」叫「同志」！

鄰 嘿……（得意一時改不過口來）一個老總……

婆 （急低聲提兜）同志！

鄰 一個同志竟罵我罵，這說我們沒良心！還……（停住）

張 還什麼？

排 說吧！不要緊！

鄰 還顧了我們兩個碗，……

排 (向張勇) 是誰？

張 三班的劉德成。

排 去叫他來！

張 我出去的時候，他還溜了！他混班的趙占元找他去啦！

排 嗯！……還有什麼？都跟我們說了吧！

婆 都說了吧！同志們給你作主！

徐 對啦！說吧！人家這隊伍可跟那反動派的隊伍不一樣，人家可不欺壓咱們老百姓啊！

排 老鄉！快說吧！我們已經找他去了。

鄰 還拿了，……

(還未說出，趙占元帶劉德成上)

趙 報告！

排 進來！

趙 (與劉德成入左室) 報告！劉德成違犯群眾紀律，我把他給帶來。

排 好！(向劉德成) 劉德成！你在這位老鄉家幹了些什麼事？

劉 我……我……我叫劉給我們作飯……

排 你怎麼跟人家說的？

劉 我說：「我們打了勝仗行軍回來，餓啦，你們快給我們作飯吧！」

張 (冲冲地) 你打了勝仗，就是有功啦？人家老鄉就該伺候你啦？

劉 不……不……

排 還怎麼樣呢？

劉 我讓她拿她們的米給我們作飯，她說沒米我不信，她們家自個兒就不吃飯啦？

趙 那你就該跟人家橫？

張 咱們民主聯軍不准跟人橫，你難道不知道嗎？

劉 噢！不橫？不橫她不往出家麼！俗話說：「打是梗米罵是面，不打不罵黍米子飯。」咱們又不

打，又不罵，橫一點怕什麼？

張 同志，有甚麼話要好好地跟老鄉們說！不能跟人家橫！

排 劉德成！我問你！你光知道你打了勝仗，老鄉們就該給你作飯吃，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勝仗是

靠甚麼打的麼？

劉 (毫不遲疑地) 靠槍！

張 靠槍？中央軍又是美國槍，又是英國砲，又是美國飛機坦克的，爲什麼他們就老打收仗呢？

劉 (回答不上來) 那……那……

排 告訴你吧！同志！咱們民主聯軍打勝仗，是靠老百姓！咱們要是不替老百姓辦事情，反對老百姓，壓迫老百姓，那就不但打不了勝仗，怕連活都活不成了哩！

張 那就跟中央軍一樣啦！

趙 是啊！上禮拜上政治課，指導員還給咱們講來着呢！怎麼你就沒記住？

劉 我……我……

趙 還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背會了嗎！

劉 背會了！

趙 那第七項注意就是「言語態度要和好」，你既然背會了，爲什麼今天還罵人呢？

張 背會了，不算，那是死教條！一定還要實際去作才行哩！

排 劉德成！你背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好！我問你：「八項注意」的第五項是什麼？

劉 「損壞傢俱要賠償」！

排 那你砸了人家兩個碗，應當怎麼樣？

劉 （低頭輕聲）要賠……

排 第三條紀律呢？

劉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排 你拿了人家什麼東西？

劉 （難受地）我……我……

趙 （代說）他拿老鄉的手巾襪子洗臉，洗完他就給搗起來了！

排 （怒斥）你爲什麼拿人家老鄉的東西？公家沒發給你嗎？

劉 （難受，低聲）我的丟了！

排 （斥責）你的丟了，就該拿人家老鄉的嗎！

劉 我承認錯誤！

排 同志！咱們是革命軍人，是爲人民服務的，不能夠損害一點老百姓的利益！（從身上掏出錢來）

這是××塊錢（註五）拿去賄人家的碗！拿人家的東西，都還給這老鄉，跟人家道歉！

劉 （拿錢和東西送給鄰）老鄉，這是賠償的錢，這是手巾襖子，您收下吧！對不起！方才是我的錯！（敬禮）

鄰 哎！這叫我多過意不去呀！

徐 哎！這真是咱們人民自己的隊伍呀！

排 向趙——你們班的飯作了沒有？

趙 沒作，連米還沒有哩！

鄰 真是對不住同志們啦，我這就回去給同志們作飯去！

趙 不！我們自己做！您就是先借給我們點兒米就行了！

鄰 哎！那都現成，上好的沒有，高粱米還不能請同志們吃嘛？

趙 對！等我們的米運回來就還您……

鄰 哎！可不要你們覺！你們這幾個人還能吃幾倉米？一頓兩頓的，真就把我們吃窮了？

趙 吃老鄉的米，一定更還，這是我們的規矩！

鄰 什麼規矩不規矩的！你們給咱們老百姓除禍害，咱們給你們吃點米，還不是應該的？……哎！要

什麼，只要好說，家裏有，就沒有不給你們的，咱們都是一家人嘛！

劉 哎！剛才真是對不住老鄉們啦！

鄒 哪兒的話！天都這早晚啦，同志們的飯還沒有作，我心裡才是真不好受哩！

劉 咳！那都怪我不該跟老鄉發脾氣！

張 還會兒，你知道啦？告訴你吧！我們剛到這兒的時候，老人家也是說什麼也沒有……

婆（急插嘴）咳呀！好同志哪！再別提那個話了！

張 可是現在你看着桌子上：飯也有了，菜也有了！

劉 咳！我完全明白了！

趙 明白什麼？

劉 老鄉們的心是明亮的，誰對老鄉好，老鄉就對誰好！

排 對啦！這話才對嘛！「老鄉們的心是明亮的，誰對老鄉好，老鄉就對誰好」！好！你們先回去吧！等會兒我叫一班派兩個同志幫你們作飯去。你們班就在這作飯的時間，開個會，討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拿今天這件事情作個例子，深入討論，總結經驗教訓。

趙 是！

排 劉德成！你今天所犯的錯誤，也要在會上再好好反省，反省！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也盡量提，我們再考慮，該怎樣處分。劉德成！你還有什麼意見？

劉 沒有意見，我同意！

排 好，那你們先去吧！

劉 趙 是，沒事了吧？（敬禮下）

徐 婆 咳！（感嘆不盡）咳！這樣的隊伍真是沒見過呀！

排 (向鄰) 老鄉！真是對不住你哪！我們管理的不週到，個別同志就違犯了羣衆紀律！以後再有什麼事情發生，請您立刻向我們報告，不管人事，小事，只要我們知道，就一定替鄉親們解決的！

鄰 哎！這叫我說什麼好哩！砸了碗，還賠錢，拿了東西又叫還回來，人家弟兄還給我們行禮，賠不是！哎！這世簡直是翻了天了！

餘 就是啊！從前當兵的都是欺壓老百姓的，誰見過當兵的給老百姓行禮的啊！哎！翻了過啦！翻了過啦！哈哈！（說着說着走了出去）

排 這都是應該的！咱們軍隊和老百姓就是一家人嘛！

鄰 真是一家人啊！明兒上我們那兒坐着去啊！我先回去給同志們拾掇飯去！真是謝謝你啊！

排 哎！可別這麼客氣！我們民主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就是替人民辦事情的。

鄰 哎！真是好隊伍啊！（走）明兒來坐啊！（下）

婆 真是！你們這樣的「軍頭」，真是沒有說的！你們都吃飽啦？再吃點吧！怎麼着可也別叫肚子受委曲啊！

張排 吃飽啦！吃飽啦！到家了嘛！沒客氣！

婆 哎！你們就是嘴裡說「不客氣」！你看：你們的心眼兒多麼多呀！把我們的箱子，櫃子什麼的，還都給貼上封條！

(所有的箱子都撬了，一面說)

你們來了，就是敲着箱子也沒不了東西——我們自己不看着，你們也早給我們看上了！哈！哈！

●（正說着，徐老頭抱着大車輪進，小虎子也抱着他的玩意，和爺爺擠着進來）

虎 同志！瞧我的玩意兒！你別來了，我就再不怕中央胡子來搶啦！

婆（看見徐）哎呀！老爺子！你又把大車輪抱進來幹什麼呀！

徐 哈哈！我讓咱個隊伍，往後連我的車輪都不再用再受委曲啦！哈哈……（衆笑）

（媳抱被褥進，被褥上又是草 是土）

她 同志！您瞧瞧我們這些被褥，都成了什麼啦！

張 怎麼竟是一些草啊？這是在那兒藏着來着？

婆 這往後也不用往柴火堆裡藏啦！哈哈！今兒個我才真明白了：你們是這麼好的隊伍啊！

（衆人融洽地笑）（笑聲中一家四口齊說）

四人 同志！你們可千萬別走呀！

——（幕急下）——

一九四五冬，宮原。

註一：錢數可根據演出當時當地的市價變動。

註二：每頓飯的菜金，可按演出當時當地駐軍之規定計算。

註三：柴火錢亦如上計算。

註四：具體數目字，可按演出當時當地情況。

註五：碗數，可按演出當時當地市價。

